

# 父亲的中医诊所

□赵云中

福的大夫,也很有名,住在上街。父亲在外科方面,时不时会向他请教一二,李大夫自是毫无保留地相告,甚是友好。父亲遇上自己医治不了的外伤或是恶疮、“腰达”(腰部痞毒)之类的患者,常常推荐给李大夫,如此互相协作,治病救人。

还有一位中医大夫,专事内科,在古镇最为有名,大号项忠民,住在下街,距离较远,又加为人严肃,性格内向,不多言语,不甚走动,父亲与之过从甚稀。

有趣的是,我家隔壁住着一户西医,镇上唯一的一户西医,也是父亲的好友,姓衡,不知大名称谓,只知大家叫他“衡先生”,操着一口标准的京腔,为人非常喜气,和善,脸上早晚充满笑意,一开口说话就笑容绽放,无论对任何人。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找他看病的人不在少数。

像他这样性格的人自然也是爱开玩笑的人。他时不时地走到我家门口来,同我父亲斗嘴。他笑我父亲就凭一个“小枕头”,几根手指头给人看病,没有投资,“无本买卖”;我父亲则笑他

张口“盘尼西林”,闭口“盘尼西林”,就凭一个“盘尼西林”吃饭。如此等等,互相取乐。

父亲仅靠每天的诊费收入养家糊口,自然是生活清贫。他又好酒,虽是柿子酒、拐枣酒之类的廉价酒,但还是需要花钱买的,就只好从其他地方节省,比如菜。没有下酒菜,就买来豆渣,加点青菜大葱之类炒一炒,以此下酒,尽管不搭配,也只能将就了。父亲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乐天派,粗茶淡饭吃惯了,如此拮据,他从不介意。当然也有稍稍宽余的时候,就是逢年过节,那些被他医治好的病人,大都会送些礼物回报父亲,比如腊肉、蒸馍、糊油大包子、自酿的白酒、蔬菜之类。虽一再婉谢,但推辞不掉。笑纳之后,吃喝就宽裕一些,我们兄弟姐妹自然就跟着享受了。

后来,古镇把个体的中西医组织起来,成立联合诊所,再后成为公立医院,父亲和他的同道好友衡先生、李先生、项先生等等,统统吃上了公家饭,成为国家的正式医生。他们在一起,加上许多新调来的年轻医生,济济一堂,中西医并重,协调配合,救死扶伤,为人民的健康服务,其乐融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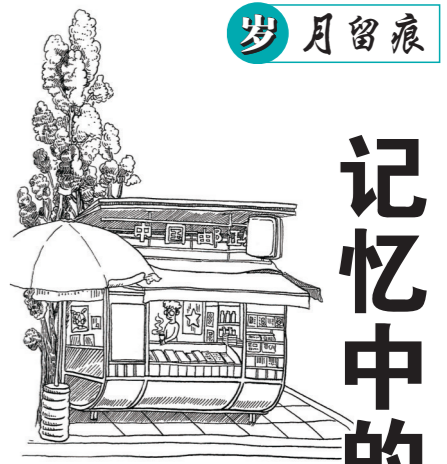
乐融融。

父亲看病也曾出过乱窝,吃了官司。那天夜晚,我家房东、乡长两口子,抱着他们的小儿子火急火燎地来到父亲的诊所,说是小儿肚子痛得厉害。父亲即速诊治,开了药方,叮嘱先吃三副,观察疗效。隔天,房东儿子的病愈发严重了,而且有中毒现象。房东就把父亲告了。法庭组织中医小组鉴定,经查,原来处方中含有马前子,此药有毒,用量至关重要,而我父亲的用量全在许可范围内。那为什么还会中毒呢?经再查,原来是房东妻子救子心切,将两剂药合在一起熬了,给儿子服下,结果导致马前子超量中毒,房东夫妇也有责任。最终判我父亲6个月缓刑。吃了一次大亏,以后他用药就更加谨慎了,对病人的叮嘱更加仔细了。敬业一生,一生顺遂。

而今,面对父亲兢兢业业为医的一生,以及他救治病人痊愈之后微酌小酒的欣喜,或是与衡先生夸夸炫耀的种种快乐,还有他遗存的几本厚厚的诊疗日记,对照庸庸的我,真反悔当初没有听父亲的话,做个中医大夫。如果听了父亲的话,学了中医,以眼下中医药需求之迫切和中医质量、数量匮乏之现状,我也许会“矮子里面拔将军”,混成一个不庸的“名医”。

人生之路往往都在一念之间定下。成也一念,败也一念。

平凡人生



上小学时,每到周末,我都会去农贸市场门口的报刊亭里看书。

这个报刊亭不大,但摊上却整齐地堆放着各类报纸杂志。报刊亭的经营者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婶,在我印象中,她总是喜欢安静地坐在一旁的小竹椅上,默默地拿着一张报纸聚精会神地阅读着。

那时,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想要买上一本新书着实不易。于是,这个报刊亭便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报刊亭的书摊旁放着几张小板凳供读者坐着阅读,可看书的人却总是那么多,难免会有蹲着、站着的人。但大家仿佛并不在乎,只要有书可读,便能度过一段欢乐且充实的时光。

在报刊亭阅读的时光,浪漫而温情。报纸杂志阅读实惠,也可免费阅读。摊主大婶和气,即使读者看半天也没有任何买书意向,她也没有驱赶催促的意思。

我在报刊亭尽情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往往一看就是一个下午。那斑驳的阳光透过行道树上叶子间隙缓缓洒落,连带着的淡淡幽香,也在斜阳浅照的黄昏下变得万分浓郁。

后来,我发现这淡淡幽香的源头,来自那挺拔的香樟树。树上开满了花朵,淡黄色的花瓣、土黄的花蕊开得竟是那样洋溢而热烈。当暖风划过枝头时,纷繁细碎的花瓣飘落,夹带着醉人的香气。在那些阳光灿烂的午后,书本散发着氤氲书香。在花香与蝉鸣的相伴下,我的思绪也伴随着那些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纸张进入了故事里的世界里。

渐渐地,我和摊主大婶越来越熟悉。她告诉我,自己年轻时是一名老师,退休后才接管了这个报刊亭,挣不挣钱无所谓,能够服务更多有需要的读书人,她便觉得十分满足。

不知不觉就上了初中,一个午后,我再次来到了报刊亭看了一下午的书。要离开时,大婶却将我叫住了。她发现我经常来这里看金庸的《笑傲江湖》,知道我对这本书喜爱已久,但苦于没有零花钱,她便将自己一套《笑傲江湖》送给了我,这令我欣喜与感激不已。

这个报刊亭陪伴着我走过了许多岁月,从小学到初中,一页页冰玉屑的纸张也在香樟树浓郁的芳香里充满了时光的韵味。然而,来报刊亭看书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再到后来,每次来到那里,我都能很轻松地找到座位。

时光如白驹过隙,上了大学后,我离乡远行,有一次回家,特意来到那个熟悉的远方。香樟树盛开依旧,那浓郁芬芳的花香依旧沁人心脾。只是下面的报刊亭却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凉粉摊,不见吃凉粉的老板娘了。

我向卖凉粉的老板娘打听报刊亭的去向,老板娘却回答说:“现在这年头,人们玩手机还来不及呢,谁还去买报纸杂志?”听完之后,我恍然大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于是不再停留,匆匆离去。

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可报刊亭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在我看来,报刊亭是一个城市可贵的文化记忆之一。那些散发着油墨香气的书籍所带给我的欢乐,至今还在我的脑海中荡漾。

我知道,书籍里翻滚着的书香和那含香樟树的香气一样,都是我成长道路上所邂逅的最美味道之一。

□杨映措

## 重回东坡煤矿

□朱维

在东坡煤矿的四年时间,是我心中不可替代的一段记忆。

1985年,我二十几岁,正值青春如火,用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在500米深处寻找太阳。

38年后,在我大姐的鼎力支持下,又重新回了一次东坡煤矿,寻找自己当年的足迹。

7月22日清晨,天高云淡,我和家人从千阳出发,在宝鸡上银昆高速再转荷宝高速公路。虽然是旅游旺季,但这两条高速公路上车很少,我安然入梦:梦里,东坡煤矿掌子面,我还是班长,还在指挥工人打眼、放炮、摆煤、移溜子……

“错了!错了!”有人一喊,我回到现实,原来下错了高速公路。本该向着太阳行驶,现在早已背道而驰。

因路途有变,行至耀州已是下午五时,夕阳灿烂得像梵高的向日葵。到东坡煤矿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行程,考虑天晚有诸多不便,于是大家决定在耀州休息。

耀州,乃药王孙思邈的故乡,而城外的药王山,就是其悬壶济世的场所。当年有工友为了下井安全,求来过这位神仙。

耀州,也是著名的瓷都。记得爷爷说过:“五月十三滴雨点,耀州城里买大碗。”因此,家人们买了一大堆大碗小碗。

当年,与我一起在东坡煤矿下井的耀州工友很多。但是,我在人流如织的药王山广场窥视许久,却没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

次日,上包茂高速,一路向北,再下高速向东,绿色的波涛淹没了整个视野。进入林皋,万千熟悉感扑面而来——这棵大树,我曾和工友乘过凉;这条小河,我曾和工友摸过鱼;这所高楼中学,我曾与一位老师讨论过滕胧诗……

终于到达东坡煤矿。矿区大门明显被改造成,路北的红楼招待所没有了,路南的一溜小饭馆没有了,我经常光顾的理发馆、新华书店都没有了,变成了一个大广场。

眼前这栋三层楼,是采煤、掘进等各区队的办公场所。我们开班前会、更衣、下井;上井、洗澡,再换上平时着装,全在此楼内运作。

矿部办公大楼样貌依旧,唯人去楼空,落满遍地。在一楼劳资科门前,我特意照了一张相,以立此存照。

1985年1月,刚到东坡煤矿的第二天,由于我们这些新招协议工的住宿条件与本矿招工人员所描述的“旅馆化”差距甚远,几个比较激动的岚皋工友和我找过劳资科。

二食堂还是二食堂。当年,因为食堂饭菜不好,工人怨言很多。矿党委副书记任彦学在大会上批评:“二食堂盖得像官殿,顿顿只会做汤面!”之后,果然饭菜开始飘香。

我曾住过的职工公寓,被绿树包围,犹如老僧坐禅,寂寞中自成天地。很想上到二楼,在自己住过的房间坐坐。当年在此房间,我与杨有田、高建党、石治科,以及老张等工友开怀啤酒,个个拼得东倒西歪,口吐狂言……眼下,无奈铁将军守门,念想只得作罢。

在矿区大门口,终于遇到了一个同行。他是延川县人,姓冯,1985年6月来矿上,比我晚到半年。他说我面很相熟,这让我“啊”了一声。我在东坡挥汗如雨四年,还是留下了痕迹。

矿区半山腰,曾有许多排红砖窑洞,我和许多工友在此住过两年。这些窑洞,现在已经全部拆除了,但听说连接两片窑洞区的红砖桥还在。我极想看那座温暖的小桥,却四处无路。岁月的蒿草湮没了一切,也拒绝了一切。

东坡煤矿,曾是陕西煤炭系统红得发紫的第一先进单位,虽然在2016年停产,但声誉仍在。那一万两千多名职工家属的大合唱,仍在时空中回荡……

消失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留下了王者谢幕的凄凉。我仿佛看到,夕阳给已经停产的东坡煤矿戴上了一道光环。

四年的煤矿生涯,夯实了我人生的路基。东坡煤矿,永远在我心中。



## 一套运动服

□秦永毅

明显有些不高兴,但还是向货架走去。

“多少钱?”母亲指着运动服问。“六十元。”售货员说。母亲扭身就走。走了六七步,母亲发觉她没有跟上来,扭回头,只见她定定地站在原地,一脸忧伤。母亲走过来趴在她耳朵低声说:“咱不买,走。”

母亲的态度早在她意料之中。父亲在政府是个工代干的小干事,每月工资只有三十九元。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年到头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刨不出多少钱。除过粮食外,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和她,一家人抬脚动手所花的每一分钱都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支撑,日子始终紧巴巴。掏六十元买一套衣服,在母亲看来,就是个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

然而,已经着了魔的她早已打定主意“非买不可”。一听母亲说“不买”,一下子就崩溃了,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母亲怎么劝都劝不住,拉也拉不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看到她伤心的样子,有人劝母亲:“给娃买了吧,看娃可怜的。”有人说:“买吧,过日子就是过娃哩,再甭叫娃哭了。”售货员也跟着说:“买了吧,这衣服确实不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母亲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窘迫万分。

忽然,母亲向她走过来。以为母亲终于下

## 人生最美是军旅

□王蓓蕾

不同时期的军人,有着不同的风采。我的姑姑,1967年出生,1986年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奔赴祖国边疆——新疆,荣立三等功三次,个人曾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班长,所带班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曾多次参加西部重大军事演习、国家领导人检阅和外事活动检阅。2000年,姑父转业到中铁一局桥梁公司工作,随后转战大江南北,参与国家重点工程京沪高铁、宜万铁路以及多条高速公路和市政桥梁建设。可能是有军人光环的缘故,童年时期看到姑父的军装照,觉得英姿飒爽、正气凛然。他转业不转志,先后在湖北、江西、山东等地工作,和姑姑聚少离多,但他从无怨言,14年的军旅生涯让他更加坚定“舍小家、为大家”的大局观念和奉献精神,也磨炼了他吃苦耐劳、敢于担当的品质。

我的姐夫是“80后”,2003年就读于某电子科技大学,在校期间被原广州军区选拔成为一名国防生。毕业后,经过部队层层考核被选拔到驻香港部队某部任排长。他非常自律,对每个士兵都不抛弃、不放弃,硬是把全排军事训练带成了全营第一。在港期间,多次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香港视察并接收检阅,参加香港植树、献血、军营开放日等活动,先后荣获驻香港部队优秀教练员、优秀共产党员、标兵干

攀登至放牧地点的过程,总是让那些放牧少年感到紧张和揪心。东方刚露出鱼肚白,少年们就在大人安排下,扬着牧鞭,与村里的伙伴们和老年放牧人,赶着自家的牛儿羊儿,沿着山路,向着山顶攀登上去。山路陡峭狭窄,崎岖坎坷,放牧少年常担

## 放牧少年

□冯敏生

心牛羊互相拥挤,出现掉下山谷的意外。牧人们往往花费一个多小时的时辰,待晨光爬上半山腰,才抵达山顶的草甸。

这时候,放牧少年紧绷的心弦才松懈下来。驻足草甸,放眼望去,云雾缭绕,绿草如茵,头顶上悠游的云朵,伸手可及。此刻,牛羊们这儿一群,那儿一凑,吮吸着芳草的芬芳,发出“刷刷”的声响。

这时,放牧少年们,除了警惕自家的牛羊

偷偷闯入草甸旁的庄稼地之外,感到格外自由和洒脱,那无垠的草甸子,成了他们快乐的天堂。

少年们围坐在老年放牧人身旁,聆听山林里稀奇古怪的故事,或者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比赛摔跤,比赛爬树;或者采摘葡萄、猕猴桃和

五味子等山果尝个鲜,也有时会发现一只野兔、一只山鸡等小动物。

放牧是少年放牧人的期待和惬意。当殷红的夕阳渐渐下山,当山谷里村庄上空升起缕缕炊烟,那是母亲对放牧少年的召唤。放牧少年看见夕阳和炊烟,就会将自家的牛羊归拢到一起,扬起响鞭,唱着山歌,伴随着牛铃叮叮当当的声响,下了山。

此刻,夜幕降临,鸟雀归巢。村道边上,奔

人生感悟